

## 我的阅读搭子

■胡艳萍

柚子是我在线上写作结识的好友,隔着屏幕,她的文字总让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——那些细腻的观察与克制的表达,分明映照着我同样羞怯的内心。我们都习惯在人群边缘安静生长,像两株含羞草,只在文字的触碰中缓缓舒展叶片。

独自漫游终有寂寥,直到遇见柚子——这个比我小10岁却有着灵气的姑娘。她写书评时锋芒毕露的样子,常让我想起自己20岁时未敢绽放的锐气。

遇到这个与自己共享同一束月光、灵魂契合的人,真是人间幸事。两个人如同两棵并肩的树,枝叶在风中舒展错落,根系在泥土里无声缠绕。无需言语,却早已在天地间交换着最深切的懂得。

聊《红楼梦》是我们友谊的开端,当发现彼此都偏爱那岫烟时,某种隐秘的共鸣在心底震颤。那个在雪花四散中冻得拱肩缩背的姑娘,用她的从容不迫为我们勾勒出再苦亦可以保有内心的明月光。春燕的温厚、夏婆子的可悲,那些被主流叙事忽略的生命褶皱,在我们的对话里重新获得呼吸。

这种隔空对话有种奇妙的安全感。聊着聊着,我常常对同一个人物有着相似又深刻的认

### 生活手记

识,不知不觉引用到工作中的人和工作的场景,由于又不是生活中的熟人,不会让对方联想到共同认识的人,因此能谈得无所顾忌又心生欢喜。甚至将生活中的人物与书中的人物重叠,我们戏称这是“文字过敏症”——当阅读深度浸润生活,现实与虚构的境界便开始温柔地融化。

别人有饭搭子、游戏搭子,我们这种是阅读搭子,这个称呼实在是可爱。没有饭局的烟火气,没有游戏的喧闹,只是隔三差五扔一段书摘,像森林里的啄木鸟用喙叩击树干,笃笃笃——有人听见吗?我在这。清晨,柚子发来最新批注的照片,纸页边缘挤满小字,仿佛能看见她蜷在台灯下的身影。这种不约而同的晨读仪式,让相隔千里的两张书桌产生了奇妙的吸引力。

这个春天的夜里11点,我合上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的最后一页。窗外的花很香很香,忽然想起柚子说过,“每个春天都是故事的引号,但柳树永远第一个写新的开头”,此刻她大概也在某扇亮着灯的窗前,我们之间隔着重山复水,却又近得能听见彼此翻页的沙声。



### 大千世界

## 奔赴一场农事

■田雪梅

“布谷、布谷……”布谷鸟,像上好的闹铃,时节一到,定时催人们“播种播种”。

儿时,每逢谷雨时节,对农事了如指掌的父母,总会早出晚归去侍弄田地。他们像雕琢艺术品那般,仔细地翻耕土地,再用耙子将其耙平,随后依据要种植的作物,精心地开沟起垄、修整畦地。他们依据不同作物的特性,精心规划着沟垄与畦地,让土地变得规整有序。

一行行、一片片、一畦畦、一方方,田地按父母分割成规则的几何图形。尽管整日忙得不可开交,身上沾满泥土,双手也满是泥巴,但父母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父亲总挂在嘴边的话是:一年到头,谷雨这个节气,最能让庄稼人充满干劲,满是盼头。

田间忙活完,父母就把重心移到了园子里,把地翻过后浇水。过两天,父亲扒拉一下土坷垃,看湿度正合适,就开始种瓜点豆了。父亲照例先规划一番,园子要划分为若干块,南瓜要爬藤,它们自然靠边站;豆角要搭架,选择靠墙边。

一开始,我和哥哥以为这些农活轻而易举,都争着去帮忙,可真正上手才发现并非如此。就拿种刀豆来说,我和哥哥随意抓一个刀豆就往土里一塞,母亲见状,拿出用冷水浸泡过的刀豆,告诉我们刀豆和刀豆行距大约为60厘米,窝距为40厘米,每窝播种3粒种子,然后覆盖5厘米厚的细土,并确保土壤浇透。母亲给我们做着示范,耐心地教导我们。

我和哥哥禁不住好奇心,问父亲为什么要跟着谷雨播种呢,父亲不厌其烦,给我们讲谷雨的习俗和民谚。

父母把谷雨视为农田的黄金期,一刻都不敢懈怠,借着春雨的催生,园里的嫩芽儿伸伸胳膊踢踢腿,一派生机。田地里的庄稼也有序生长,小麦大麦一片连着一片,土豆一垄并着一垄,玉米一方连着一方,错落分布,放眼望去,满是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园子里的椿树最先回报父母。嫩嫩紫紫的香椿细叶等着母亲去采摘。母亲爬上梯子,用带钩子的竹竿,轻轻把它们钩下来,洗净,切碎,要么鸡蛋炒香椿,要么凉拌,无论哪种,都鲜嫩清爽,让人回味无穷。

“布谷,布谷”,布谷鸟又在准时催种。乡下的园子已荒了几年。今年,我带着满心的憧憬去乡下,相信在春雨的滋养下,园子会重现绿色,椿树又抽出细如丝的嫩芽……

## 牡丹寻爱记

■范小海

暮春的风和雨是一对情敌  
都想得到牡丹的芳心

风冒充过路的侠士  
吹嘘云游四海和到过仙境的经历  
雨坦言平凡的未来  
曾在大河内庸碌,在雪地上哭泣

牡丹说,她要找到遗落的王冠

### 花开诗旅

风便吹残桃花、刮败杏花、卷落梨花  
用破损花瓣编制脆弱的王冠  
雨却绵绵、轻轻、细细地飘洒  
浸润牡丹的同时也浸润了百花

牡丹在雨中撑起玲珑的褶皱  
每一片花瓣都是圣手点染的丹青  
牡丹加冕,彻底爱上了雨

## 缓慢而坚定地生长

■吴昆

院角的石榴树,不知何时竟高过了墙头。记得初栽时,不过拇指粗细,如今已能投下一片阴凉。我每每经过,总不免驻足片刻,看那枝干如何从泥土里汲取力量,如何将岁月一寸寸刻进年轮。这生长缓慢得几乎难以觉察,却又坚定得不容置疑。

植物生长的姿态最是诚实。幼时家中天井有株老梅,祖父日日浇水,我趴在石阶上看,总嫌它长得太慢。一日问祖父:“这梅树何时才能开花?”老人抚须而笑:“草木有本心,何求美人折?”当时不解其意,如今想来,那梅树何尝不是按着自己的节奏生长?春来发芽,夏至茂盛,秋去叶落,冬临蓄势,循环往复,不急不躁。城里人爱买那些速成的盆栽,三五日便见花开,殊不知此等催迫之下的生命,往往绚烂一时,凋零也快。真正的生长,原是需要些笨拙与耐心的。

### 人生感悟

人的成长何尝不是如此。我认识一位做陶的老匠人,60多岁,双手粗糙如树皮。他的作坊里堆满半成品,有的泥坯晾了月余还未上釉。问其故,老人道:“泥要醒透,不然烧出来也是虚的。”这话令我想起少年时急功近利,读书但求速记,作文只图快成,结果腹中空空如也。后来偶得良师指点:“学问如酿酒,急不得。”始知文化之养成,原是要经年累月地浸润。那些真正传世的文章,哪个不是作者将生命一点一滴熬进去的。

石榴树又开花了。火红的花朵不挣不抢,自有蜂蝶来访。我忽然明白,缓慢不是懈怠,坚定亦非固执。这是一种对生命本质的尊重,是对成长规律的敬畏。在这个崇尚“快”的世界里,或许我们更需要学会像草木那样生长——把根扎深些,把干挺直些,然后安静地、笃定地,迎接属于自己的季节。

### 微写作

#### 【晨曦里阅读】

晨曦里,选择一处静谧的角落,翻开一本心仪已久的书,无疑是一种极致的享受。书中的文字也变得格外生动。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都像是被赋予了生命,它们在纸页上跳跃、舞动。这一刻,我们忘却了时间的流逝,只留下心灵与文字的对话。

——方晓红

#### 【孤独树】

山巅远望,看到了这棵孤独树。站立在山脊上,四周是一片空旷的山野,荒草与荆棘在乱石里蔓延。与远处郁郁葱葱的山林相比,这棵树太孤寂,形单影只地站立风中。在它的身上,我们能看见自己的影子。

——赵海洋

#### 【阳台书房】

自从有了这个阳台书房,我更喜欢阅读了,更爱生活了。与汪曾祺老先生一起寻味人间有味,跟着迟子建回到额尔古纳河右岸……在这里,我体验到了成百上千种人生,我看到了不同的风景,遇见了无数的自己。

——朱亚琴

